



柳湖俠隱

• 春秋出版社 •

还珠楼主

目 录

第一回	地胜武陵源 人飞方竹洞	红树青山容小隐 蛮烟瘴雨救灵婴	 (1)	
第二回	灵乳话空青 冻云迷远翠	金剑双飞逢侠士 铁箫一曲退蛮姑	 (69)	
第三回	骑鹤送郎归 穿林同友去	生死缠绵怜蛇女 关山迢一访仙灵	 (102)	
第四回	衡岳云先开 洞庭叶未下	策杖同攀金锁峡 烟波初泛木兰舟	 (162)	
第五回	转世护双环 求援逢二老	百丈虹霞飞玉杖 千山雷雨拜仙真	 (210)	
第六回	竹径影参差 桃林春潋滟	月冷风凄逢古魅 水流花放悟前因	 (233)	
第七回	猎豹遇妖徒 燔松尝美酒	落日荒山惊怪异 隆冬风雪拜仙师	 (269)	
第八回	雨雷穿荒山 仙云封古洞	一夕孽缘终噩梦 千年至宝误壶公	 (303)	
第九回	访仙遇妖魅 隔世逢恩师	手足深情被离间 慈母心性难割舍	 (345)	
第十回	石破天惊 神潜守固	人手证奇缘 誓心聆好语	玉钩宛在 苓兔皈依	 (390)
第十一回	苦志恋檀郎 凝情怜倩女	月明有恨传青鸟 剑遁如虹上玉山	 (429)	

第十二回	古洞喜同栖 梨花春帶雨	玉軟香溫情蜀限 生離死別恨難窮	 (475)
第十三回	月下起蠻謳 花前驅兽陣	艷侶如云笙歌匝地 光烟似海雷火崩山	 (516)

第 一 回

地胜武陵源 红树青山容小隐
人飞方竹涧 蛮烟瘴雨救灵婴

滇南盘江下游，哀牢山附近，有一大片湖荡，那湖荡一面容纳在哀牢山溪涧中，一头又通着盘江，湖波浩浩，甚是清深。因是活流，湖床又深，无论多旱的天气，水势永不减退。遇到春夏间，山洪暴发时，除湖波较急，略有涨意而外，也从无漫溢之患。加以当地气候温和，四时如春，平林绿野，花开不断，沿湖遍植梅桃柳桂诸树；更有各色名花奇卉，丛生其间。每当春秋花时，不是春色烂漫，灿若锦云，便是香光百里，风雨皆馨。而物产又极丰美，土地肥沃，水源便利，自不必说。湖中更盛产菱藕茭茨之属，鱼类出产尤多。肥美异常。那好处，暂时也写他不完。

只这么一片得天独厚的好地方，人家却不甚多。一则地处云南边境，与外夷交界之处，地介僻远，来路山重水复；二则菁密林深，野兽横行，虫蚁载途。到处险阻凶危，常人简直无法上路。

那湖虽与盘江相通，那出口地方却隐在一个山窟窿里，

舟船所不能通，等于伏流，人已无从发现；再加上两重天险：一处是离湖三百余里，有一条长而大的山沟。形势之险，还在其次，最厉害是，有一重金钱瘴，其毒无比；不分早晚，时常出现在这一带地方。远望一片片一团团的五彩繁霞，内中簇涌着，无数大小黄而且圆的圈儿。山行相遇，不等近前，只闻到那一股又腥又臭、仿佛人们大酒肥肉吃过了量，呕吐出来的那一重怪味，当时倒地，人事不省。重则身化黄水，仅剩骨发而死。人畜遇之，固无幸免；便是禽鸟，误由当空飞过，稍飞得低近一点，也必昏迷下坠，死于毒瘴之内，端的厉害非凡！

另一头是亘古未辟的原始森林。那些古林木，起初自地挺生；年时一久，越生越多，越长越大。下面是密干丛集，隙地无多；那最密的地方，往往互相挤轧排列，森林丛集绵亘数十百里。就是其中偶有空隙，前行不远，又有同样巨木，密林阻路。因为林密，所以繁枝怒发，见缝就钻，密压压成了大片树幕。木本植物，滋生力强，横里无隙可入，齐往上窜；到来上面，又是互相挤压盘纠，于是越集越厚；天光全被挡住。地下腐草堆积，蛇虺伏窜，恶荆毒草，到处皆是；树上更盘踞着各色各样的龟蚊蚊蝇之类，成阵而飞，散落如雨，大都奇毒非常。虽不一定咬上就死，至少也要疼肿多少天，甚或引起重病，以致送命。至于潮湿瘴气，更不必说。

有了这多毒恶之物在内，休说人不能近；就算防护有方，本领高强，带有各重预防特效的灵药利器，那几百里方圆树阵森林，也无路可通。林里黑如暗夜，点光不透；一个不巧，迷了方向，十九陷身在内，死而后已。休说向前，便

是后退，也办不到！

那湖荡，和滨湖一片良田沃野，连同左右的峻岭崇山，平林绿野，恰位置在这两处天险之中。所以亘古无人足迹；以前只是许多珍禽奇兽，食息游行之地。直到元初，有两家在湖南做武官的宋室遗臣，因不肯归附异族，又要躲避胡虏的爪牙凶焰；自闻崖山惨报，便选些残余的忠勇家将家奴，带同两家眷口，逃入山中。这两家为首的遗臣，一个姓赵名修，本是宗室，一个姓朱名潜，双方原是世戚至好，恰又一文一武，同在湘西做官，志同道合，情谊深厚。再遇到这等国亡家破，流离颠沛之际，益发成了生死骨肉患难道义之交。

这两人，赵修是武功得有家传授；本人固是武功绝伦，便连家属奴仆，也无一个不是身怀绝技，有力如虎，短捷轻快，纵跃如飞。朱潜虽是文官，一则生具游山之癖，人更机智，善于计谋，胆力识见，俱都超人一等，迥异恒流；二则和赵修通家至谊，朝夕相见，耳濡目染。起初为想身子强健，便于选胜寻幽；再经至友，屡次苦劝，说：

“世方大乱，虏氛日恶，来日大难，实未易如。就算吾兄，想学诸葛武侯纶巾羽扇，羊叔子缓带轻裘，一展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须亲执干戈，冲锋陷阵，效那匹夫之勇；可是一旦遇到变生仓卒，事出非常，或是跋涉山川，躬历险阻，便难对付，如若学会一些武艺，至少用以防身远害，忍受饥寒疲劳，总是好的。府上白侄男女辈起，连同两位如夫人，以至全家仆婢，近年俱从小弟父子，学有专功；只贤梁孟夫妻，仍是斯文一派，什么武功都不会，未免是个缺点。平日你又有万一事不可为，便觅地避秦，举家人

山，以俟时机，再谋匡复的话。岂知山中虎狼蛇虫，到处危机；你虽不似寻常手无缚鸡之力的寒酸文士，要想跋涉长途，躬历险阻！那就难了。”

朱潜看见两家男女，连同下人，俱都勤习武功，早就心活；连经良友敦劝，就用起功来。人届中年，虽不能得有深造，仗着体力还好，人更聪明，居然也学了个身强力健，远胜从前。

事有凑巧，朱潜学上两年，刚能勉强运用，国事已不可为；勉强又过了两年，终被异族入主，受到亡国之痛。不久元兵打到湘西，赵、朱二人，先以为元兵虽强，终是异族，何况人又暴虐，人民暂处凶威暴压之下；只为势不能敌，决不致使忘汉室。与其白送全家性命，无裨实际，何如觅地潜伏，伺机而动。初意只想在湘黔深山中，觅地隐居；等根基稍固，然后暗中布置，召集徒党，相机图谋，光复大业。那知元兵矫捷勇悍，知道民心未死，仍念前朝；加上一股奸民败类，只图爵赏享受，甘为仇敌爪牙，到处引导搜剔。闹得两家百十口人众，流寓山中，不遑宁处。似这样流离转徙，频岁奔逃，也不知受了多少颠连困苦，饥渴凶险。

这一年好容易，由峦烟瘴雨之中，逃窜到了云南边境哀牢山中。虽然侦骑已杳，无如前路艰危，几入死域。犹幸是逃到那片森林以内，要换常人，决计不能走出；定必身陷绝境，全部葬送在内。总算频年荒山中逃窜，各历险阻凶危，长了不少经历；好些危险之处，都已知道防御补救。上下人众，又是一心一德，个个精强勇武；带的食物药品，和防御器械又多。在林内辗转绕行了三个多月，终日终夜，分班守宿；与毒蛇猛兽、蚊蝇恶虫之类，搏斗到了最后两天，眼看

食水将完，进退无计，行将待毙的当儿，忽然绝处逢生！由无意之间，发现前路，有一线光明；居然误打误撞，容易，窜出林来，到了那片平湖胜地之上。

一行人众，仅有限几名家将奴婢，死于蛇兽疫虐；两家亲丁眷口，只有两人受伤，一个废去一条左膀，余经安健无恙。仗着人多，统率的人，又智计绝伦，思虑固详，所带牲畜谷类，也未遗弃。一旦步入这等世外桃源，安身立命之乡，无不喜出望外，精神百倍。到后，先在湖滨，扎下篷帐，排日兴建，一面四出探路，以防万一。

等到规章建立，部署停当，同时探出两处天险。想到当地有鱼可捕，有兽可猎，土地肥沃；下种以后，一年之内，便可足用，还有存积。连穿的衣服，也可采集野蚕的丝、野兽的皮，以资应用。但到底还有不少缺用之物，尤其困难的是盐；不久即要用完。似此天险，怎能飞渡？继一想，人贵知足，此间耕织渔猎，百物皆备，风景又是如此美妙；以前九死一生，当时只求逃得大家性命，于愿已足。如今有了这好地方，天赐已厚；怎刚得安乐，又复求全起来？美中不足，也就罢了。本来没打算往山外去，不料随去这般幼童，均届成年，俱得名家传授；个个聪明武勇，胆大非常。年轻人都爱嬉戏，爱那湖水清碧，闲来无事，便往游泳。人多争胜，不久各练会一身好水性。

这时湖村早已建立，有了规模，又造了几只小船。到第二年夏天，赵、朱两家子弟，带了酒肉，同驾小舟，意欲游遍全湖。偏巧这年天旱，山洪未发，无心中在湖对面山崖下正寻到一个水洞。几次探索，居然发现了通出盘江的一条水路。乃归报赵朱二人，前往查看。见那出口须由一片危崖底

下的一个水洞中穿进，路甚曲折；有的地方，洞顶离水，只二尺许，必须仰卧舟中，手撑洞顶而渡。那出口处也是在盘江下游一个底崖凹内，里面山石错落，流深且急；外崖更有千年老藤荫蔽，外人舟行经此，也无从发现。当时派了两个精细干练的少年，由山外攀藤上去探看一下，相隔三四十里，便有好几处生熟苗人峒墟聚集，山中需用各物，全可交易。经此一来，自是格外心喜，凡百无虑。由此便在湖边，安家立业，开垦起来。

开头几年，二人还在志切先朝，欲有作为；十年以后，一则觉得敌势太强，自家又隐伏在这等僻远闭塞的蛮荒异域之内，休说举事集人，连声气也无法与外相通。两家男女老幼，就说都会武功，也只百多个人。如说隐居避地，一心开辟这桃源乐土，为休养生息子孙百世之计，自无问题；如以之图谋大举，怎能办到？越想越觉无望。当地又是得天独厚，享受安逸。壮志一灰，渐渐息了出世之想，一心一意，只为子孙后人，作长久打算。几经集众协议，改订章约之后，不特中止前念，反把无故出山列为禁条。

赵、朱二人，一个教文，一个教武；文的只读一些经史诗文，除自家有志文学，悉听自便外，读书只求笃伦明理，并不定要求其深造。每日只下午，或夜间读上两个时辰，并且一满二十，便即辍学；自修与否，一任各人心志；决不勉强。因居深山之中，蛇兽纵横；虽经多年开辟兴建之后，不似初来两年厉害，依然随时随地，皆可遇上。更须防到万一踪迹泄漏，被山外苗人得知，前来侵害。对于习武一节，却极认真；由少至老，每日皆有专课。遇到农隙暇时，还要集众指点比赛，察定高下，不容荒怠。又以久共患难，都是出

世的人，除赵、朱二人是正副村主，由村众子弟酌派数人轮值外，余者都是通力合作，一视同仁，无什么高下之分。起初地广人稀，尚是随意耕植；过不两年，主仆名分一废，成了年的女婢，都配与了那些家将男仆。赵、朱两家连同随隐的几家子女，已各互为婚配。有那好的天时地利，人人安乐，体力健康，生殖之力，自然强盛；也和牛马牲禽一样，格外繁殖起来！

共只二十年间，平添出了近两倍的丁口。这时赵、朱两人已六七十岁，又谋深虑远，觉着人丁如此繁衍下去，虽有这方圆数百里的沃野山泽之利，和良好的教育培植，毕竟人数太多，心志难一。这头两辈老人，因都是间关万里，久共安危，百死余生，情谊至厚，无一事不可互救互谅；再过去，这些后人，生于安乐，自小席丰履厚，知什么利害艰难？只管教练得法，毕竟人的体力心智，各有天赋，高低决难一致；年代一久，子孙或是习于晏安，染上颓废纵伏之行；或因父母爱憎，引起争端嫉恨；或是羡慕城市繁华利禄，见异思迁。生出事来，流弊甚多。居安思危，既想令子孙后人永居这片乐土，图百世之计，此时必须早作筹谋，或可无事。

二人商定以后，便在第二年的元旦，在所设公庙中，将村规重又改正：即村主只选一人，每隔五年，经众举立一次。在任期中，村主掌着生杀予夺之权，除有几条最重要的规条厉禁，绝对不许更易外，皆可便宜行事。任多贤能，也只十年两任，以免争权，永归一人一姓。设有不幸，后继无人，另外再设一耆贤会，人数不拘；公推年高德劭，有功村众者任之。退休村主，皆入此会；除辅佐村主，以备咨询，

随时建议与革外，并有纠察、检举之权。

村主如有失德，先由耆贤诸老，暗中讽谏；不听，继以函诘诘诫。再仍怙过不悛，便在公庙鸣鼓，召集全体村众，声明经过，付之公判。惟仍许村主，自行剖白；是非善恶，悉凭众议，一秉至公。任何人皆许其尽量解答，非真人证确凿，对方真个理屈词穷，无以解答，决不加罚；以免不容理论，悉凭主观，故入人罪。至于功过相抵，或是无心之失，也可减免。如若留任而贤，不特前过取消，任满仍预于耆贤之列，反更有极隆重的礼节以尊崇之。专著重勇于改过的人，以免那有本领、才气的人，偶因不慎，或是一时意气，犯了村规，就此沉沦屈抑；甚而由愧生忿，转而偏激任性，以才济恶，反到生出祸害。

关于刑罚，也极慎重简单，除体罚系由村主下令，唤来本身父母或是叔伯尊长，当着村主一人用刑，重在使其愧悔自励，不重形式外，徒刑、拘禁至半年以上，便经公审，听犯人畅所欲言，自行剖白。定刑以后，也并不把人下在监里，阻其生趣，兼养惰习。因为村规，最忌坐食不事生产的人；加以兴建的事又多，这类犯人，只不过不许随众在好风景的地方享受。在刑期内，必须去往指定既艰难而又辛劳的地方，去做苦工罢了！此外又有以功折罪之条，只要工做得多而且好，出于预期，可提前开释。如真犯了重规，必须监禁之期在一年以上者，除公审之外，尚须耆贤会全体人等通过，咸无异词，方可执行；而这个犯人，必是惯于为恶不知悛悔，村众均所不齿的人。

村规习惯，是人不怕有过，贵在能够省悟回头。如其不知悔过，熬到期满释出，依旧是个奸徒宵小，要他何用？加

以地隔尘凡，时忧外患，这种害马，行事实难预防；所以对这类犯人，监防甚严，连父母家属，俱有查探之责。同时附有肘足之刑。在刑期中，如查出悔悟迁善的行径心意，期满释放，由此不许出山一步——至少也须废去一根主要足筋，免被由险径中，攀越出去，引来外患。从此专做动手而不动脚的轻松工事；享受虽仍随众一样，但谁也不喜和他亲近了。

关于死刑，尤为慎重。那怕耆贤会，全都认可，只犯人一声呼冤，便须集众重行公审；非当众问得状人无一句话可答，村众也无异言，方始行刑。只第二次公审，如与前判无异，便无须再经耆贤会通过；迳由村主定日执行，以防狡展，拖延迟疑不决。

关于田业一节，施行井田之制，设有公田、公仓轮耕分作。父母死后，除首饰衣被、玩好器具而外，只有房舍。因都背山面湖而建，直似千百人集居在一个大花园里，只各人取景不同，爱好各异；仅按丁口，和平日喜营建的心思，略有多寡之分，并差不多。所以父母死后，子孙仍可承袭继任，下余农田牧场渔塘，悉以归公。无论何人，所生子女，一到十七八岁，便可在自己经营的产业项下，拨出五十亩田地，或是牧场；另外再分给五亩桑园果林，和一条小渔舟。先令习作农牧渔猎，满了二十，至多二十五岁，便即分割，任其自立营生。父母如因平日体力不济，或不善治生产，无力开辟田业；或是子女众多，不敷分配；子女幼时，可以取给公家，大半仍照上列之数，向公家具领。

所有村众，均由耆贤会，课其勤惰，量其能力，以定奖惩。假使本身能够勤劳操作，开辟广大，及身享受，自不必

说；死后仍可按照上开，分遗子女。一面还能得到公家奖美、村众礼敬，并可免去公农、公牧、公渔、公猎等等劳役。（编按：下删赘语百余字。）

作者写了许多未入正文。那村规甚是周详，只能以“法良意美”一语尽之，一时也写他不完。照着赵、朱二人这等作法，按说可以长居桃源乐土，竟子孙千百不朽之业。那知世事，终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治乱相寻，迭为兴衰。习俗难移，环境易迁；人心不同，善恶各殊；智愚不肖，相去天渊。得于此者，未必不失于彼。何况人数日益加多，年时一久，自然生出事来。

原来村众只赵、朱二人，位德俱尊，又是众中首领，独受崇敬爱戴；始终居于领袖地位，轮流做了多年村长。自从最后一次，规章订好，二人也俱到了年纪，意欲退休；想在身前实行前订章规，看看有无遗漏。又以随隐诸人，除却两三家至亲，其余全是旧属下人；为免世俗尊卑之见，头一任先示意众人，在随隐赵氏家将中，选了一个以前地位极卑，而人却精明贤能的人，来做村主，自己连和一些以前较有声望齿德的人，全退入了耆贤会，从旁赞助。

此时村众，对赵朱二人，奉如神明；虽有一点世俗之见，但因新村主，名叫王成杰，虽是武弁，文武皆能，久共患难，出过死力；加上赵朱二人，同声力主。故私下即免不了有所议论，并未公然作梗；赞可和听命的，还占最多数。王成杰也真要好，接任以后，始而不辞劳怨，竭力任事；继而又为村众，谋求了许多福利；对人更是温和诚厚，处事公正。两三年过去，连那极少数不服的人，也都感化。

五年期满，众议本应连任；一则王成杰，自知出身卑

微，日夜劳心，好容易有此成就，意欲见好就收，再四谦辞。二则赵朱两人，又想改选别人试试。这次却不示意，由众公推，取决多数。当时本有二人，可以当选，辈分出身，却是一尊一卑。毕竟众人门第之见，未能免除；结局仍是尊的一个，以大多数入选，推为村主。

那卑的一个，名叫杨玉，是朱氏老家人，人既能干，逃难时，并还以孤身犯险，救了大众性命。平日村众，全都对他感爱，人缘极好；尊的一个，是赵修的表侄，姓丁名泰，从小便随表叔长大，文武双全，人极能干。入山时，年十二岁，父亲做过两湖统制，曾得世袭。因是少爷出身，逃难途中，不特无功于众，反因年幼无知，自恃一点武功，约同三四个小兄弟，背了大人，去寻对头苗人晦气，惹过两次大乱子；几乎累得众人，全受其害。论功劳和人缘，全不如那老人家，偏以大多数入选。此是积习使然，众人全未在意。赵朱二人，老谋虑远，因此却添了隐忧。无如事经公推，不便再说别。

· 还算好，丁泰聪明绝顶，人又好胜，看出二老心意；也和前人一样，格外求好。把平日好些世家嗜习，全都夺去；每日一心治理村务，居然又博得了全村赞佩。赵朱二人，觉得可以放心，加以年岁日近衰老，智计体力，俱不似前；况当根基已定，正是全村极盛时期，人才辈出，个个有为。偶然想起点事，也是想过拉倒。丁泰这一任，还没有满，二人便相继去世。村众悲思崇敬，尽哀尽礼，自不必说。

由此以后，倒也一秉前人成规！轮选村主。几十年后，把当地治理成了锦铺绣叠一般。湖山本就明丽，加上人工部署，以千万人之心力，日常变方设计，刻意求工；致无数楼

台亭舍，掩映分列于青山绿水、花树环林之间。

湖上是沧波浩渺，一望无际，山光云影，天水相涵；小舟三五，出没其中，一片清灵空旷景色。湖边是花树垂杨，绵亘不断；水中游鱼往来，清澈可数，不时跳波嬉驰，拨刺有声。平波断岸柳阴之下，时有村童野老，卧流垂钓。偶一扬手，便有巨鳞腾蹕，随竿而起。一年四季，无时无花；不是梅雪争春，冷香十里，便是荷塘处处，千顷花光。至于李丰桃浓、桂馥兰馨、枫叶流丹、秋花似锦，更是长年享受，观赏不完。滨湖田野山泽之利，又多开辟。端的人人安乐，享受无穷，这好一处世外桃源人间乐土！

按说还有什么不足之处？无如人心喜动，见惯无奇。尤其山中缺少盐铁，和一些零星有用东西，出产又极丰盈，年有存余。村规每隔三年，派人由水洞险径，出山一次；拿山中出产的皮毛粮食，药材金砂，向外交易，采办应用各物。

始而因水道奇险，上下费事；每次三十人，除一两个通苗语，负有专责的熟手，必须偕行外，下余都是轮流应值，以均劳逸。去时，往来踪迹，既须隐秘，所交易的苗峒墟集，均都豪放。性爽直，去的又守着诚信谨慎的信条。两下相处久了，倒也水乳交融，互相信任。每一峒墟，都难免有苗人杂在其中。遇上他们，不让他们便宜，巧取豪夺，必起凶杀，或受暗算。如一退让，又被认为良懦可欺，求诛无厌。仗着去人，多是精选能手；心智武勇，足能应付，可是每去都短不了有些事故发生。

山川跋涉，更是险阻，人多视为畏途；不奉村主指派，极少有人，自告奋勇的。后来人口，日益增多，三年一次采

办，决不敷用。渐由村主，向耆贤会提出，当众重议，由三年两年，改到每年一次。过了些年，又发生苗交，彼等不善营运，记性更劣；隔年所定各物，不是不能如约商货，便是受了劫夺，或被诈骗了去。

这一年，最紧要的盐、铁两样，全没买到，正在为难，打算会商二次派人，往远方苗峒采购。恰巧水道崩塌了一大片，修治期中，忽由小洞裂缝中，无心发现一条满生钟乳的洞径，可以通到崖上。那任村主，人甚精明强干；耆贤中恰又几个好事的，知道村中，唯一缺点，是这一条通外险径。好似崩山，由于天助，集议由水洞中，开出一条通到山外的洞径。率性开得方便一些，内里再设下防御封闭之具。上面又是险峻峰崖，素无人迹，何愁外人得知？这样自然方便得多。人情畏劳就逸，当众一说，全数赞同。集全村丁壮之力，兴修了半年，居然开通出一条又险又秘、防御重重，而自己人却可容易出进的洞径。比起以前一难一易，相差天渊。

洞开以后，又想到上辈入山，已有多多年，踪迹久已不为世知；就走到城市中去，也不会有什么妨害。何不派人，先往附近小城市中试试？这次去人，便未趁墟，先到附近城市采办。山中居久，偶出采办，也都趁墟，对于元虏凶威，犹有畏心，上来也颇慎秘。那知胡虏气运已衰，一面是淫凶骄恣，本质大亏；一面是官贪吏酷，民不聊生。尤其边远州县，那些官吏，最是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村人多半文武双全，武功尤有根柢；而奉命出山的，更是千百选一良材。平日急功好义，习与性成，大都具有侠肠，那见得惯这等贪污土劣、凶顽残酷的行径！初去时，因

村主耆贤，再三严命告诫，不许在外多事；惟恐生出是非，给村中惹下乱子。见了不平之事，始而还能隐忍，至多暗中送点钱与被害人或是他的家属，并未轻易出手。后来连出山几次，足迹渐远，去的城市越多，所见不平的事也越多。这一队人除照例两个老成先进，领头主持外，余者俱是一些少年壮士；个个年轻气盛，实在隐忍不下去，便伸了手。

那伙昏庸贪污的官吏，和些土豪劣绅，如何能是这班幼承家学，英侠之士的敌手呢？先还是三两个少年人，偷偷摸摸暗中出动；日子一多，同辈互相效尤。有一次，连为首的老人也动了真火，众人巴不得大家打成一气。经此一来，仗着人数既多，个个武勇，行事又有策划；虽管过许多不平的事，并未惹出乱子。渐渐连村主耆贤，俱都知道。先还禁止，嗣知众人，义侠根于天性，除非永绝采购，简直无法禁其多事。一晃多年，并未惹什乱子，也就装不知道拉倒。

这一年，又当派人出山采办。领头的人，名叫赵霖，只有二十七岁，论年纪本不该做一行主脑；因他从小用功极勤，本领甚大。人既机智，又是赵家么房子孙，辈分独高，生性义侠。从十六七岁起，便随众出山，已有十年以上经验；更通各地方言苗语，是个全才。同行还有两人，一名王谨，一名朱人虎，也是村中有名人物。三人至交至戚，特意结伴同行；想藉出山之便，去往昆明、大理等地，一览滇池、洱海之胜；就便再往点苍山，探访一个以前途中相识的朋友。

众人每次出山，照例扮着各行商客。如遇不平的事，上来先由一二人，装着外省来的异人侠盗，下手行事；余人故作不知，暗以全力相助；有时还要装着自己也吃了外来异人